

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

783

主編
虞和平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文教·文藝

死的勝利

隨軍漫記

隨軍生活

台兒莊



大象出版社



死的勝利
隨軍漫記
隨軍生活
台兒莊

虞和平 主編

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

783

文教
文藝


大象出版社

學文界

利勝的死

著 遮 南 鄧
譯 卿 俊 陳



死的勝利

Triumph of Death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三版

內政部註冊證字第七九四九號

定價 四元

原著者 D'Annunzio;

譯述者 陳俊卿

發行者 朱炎

啓明書局代表人

發行所 啓明書局

上海福州路四百號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本書編號：120

小引

死的勝利作者鄧南遮（G. D'Annunzio）是意大利人。他生於一八六三年，現在尚還活着。他是一個詩人，戲劇家，小說家，又是一個飛行家，政治家，一個狂熱的法西斯信徒。他於各方面都現着異常的天才。鄧氏出身世家，幼時受過很好的教育。他在二十歲時出版幾本詩集，字裏行間，充滿着狂烈的情緒，出版後他不僅成了意大利的詩人班首，而且成了歐洲詩人班首。歐洲大戰發生，鄧氏爲軍國主義的思想所驅使，便由巴黎返國，投筆從戎，出入在鎗林彈雨裏，結果被打瞎了一隻眼睛，幾乎成了殘廢。但是這個固執的詩人，雄心未死，歐戰告終之後，意大利和法蘭西發生費烏米（Fiume）事件，鄧氏領了一羣青年的兵士，進佔費烏米，自稱執政，全歐爲之震動。鄧氏所作小說頗多，死的勝利，可以列入不朽的名作之列。裏面描寫一個男人愛一個女人，因爲妒忌與懷疑，發生種種的波折。後來這個男人抱着她，雙雙投水自沉。鄧氏作品，以熱情勝，在本書中便可以見到片影。

目次

小引

一

第一部

一

第一章

一

第二章

一三

第三章

一六

第四章

二一

第五章

三五

第六章

三七

第七章

四五

第二部

四九

第一章

四九

第二章

五四

第三章

六〇

第四章

六八

第五章

七三

第六章	七九
第七章	八一
第八章	八九
第九章	九二
第十章	九四

第三部

一〇五

第一章	一〇五
第二章	一〇六
第三章	一一一
第四章	一二二
第五章	一二四
第六章	一二五
第七章	一二九
第八章	一二四
第九章	一三〇

第四部

一二四

第一章	一三四
第二章	一三八

第三章	一四九
第四章	一六三
第五章	一七二
第六章	一七七
第七章	一九一
第五部	二〇七

第一章	二〇七
第二章	二二二
第三章	二二八
第四章	二二二
第五章	二二六
第六章	二三一
第七章	二三四
第八章	二三九
第九章	二四九

第六部	二五二
-----	-----

第一章	二五三
第二章	二六三

第一部

第一章

當玉玻璃特看見一羣人靠着護牆，向下面街道上凝神看去的時候，她停止了腳步，叫道：「什麼事情發生了？」

微微地表現着一種恐怖的神態，她不知不覺地把手挽住了喬治底臂膀，似乎要制止他的模樣。向那些人們細看了一番之後，喬治說：「一定有人從洋臺上跳下去了。」他又說：「我們回轉去吧？」她遲疑了一會，心兒搖擺在好奇和恐懼的中間，後來說道：「不，我們看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吧。」他們沿着護牆，一直走到路的盡頭。

玉玻璃特不知不覺地加快了她的腳步，向那聚合攏來的人叢中走去。

在這三月的下午，坪希場差不多是很冷落的。有時起了一點兒聲音，也消失在灰暗濃重的大氣裏。『就是這麼一件事，』喬治說。『原來有人自殺了。』

他們靠在人叢住了腳。所有旁觀的人們，都很留神地注視着下面的石道。他們大都是失業的工人。在每付不同的面孔上，既沒有憐憫的神情，也沒有悲哀的表現，那種默板的凝視，使得他們的眼睛露出一種野性的愚蠢來。

有個小孩子氣喘喘地跑了來，急於要明白一個底細，但他剛好擠進去了一點，還沒有走到他所認為滿意的一個所在時，就有個旁觀的人，好像爲了那新來的人來不及享受這稀奇景而很開懷似的，用了一種得意搗搗，難以區別的音調，對他高叫道：「你太遲了，他們已經把他搬去了。」

「搬到那裏？」

「搬到聖馬利亞教堂裏去了。」

「死了嗎？」

「唉，死了。」

另外有一個人，瘦削而發青的面孔，頸項上圍了一條大毛巾，他半身突出牆外，把煙斗從嘴裏取了出來，叫道：「那地上是什麼啊？」

他的嘴歪到一邊，看去像是給火燒壞過的疤痕，他時常抽動着，好像是爲了一種流不盡的苦澀的原故。他底聲音，深沉得像是從山洞裏傳出來的。

「那地上是什麼啊？」他重說了一遍。

在下面的街道上，一個車夫，靠近牆腳邊蹲着。那些旁觀的人們，爲了要聽清楚他的回答，就都變得很鎮靜，而且動也不動。在那石道上，可以看得見一小堆黑色的泥土。

「這是血呀，」車夫這樣回答，他依然在那裏蹲着。他用了一根小棍的尖端，在那血泥裏繼續着翻弄。

「還有別的什麼嗎？」拿煙斗的人問。

車夫站了起來。在他底小棍底尖端上，他挑出了一樣東西，從高處不能辨別出來的什麼細長的東西。

「頭髮。」

「什麼顏色？」

「金黃色的。」

給那高牆所形成的峭壁，使這聲音發出一種奇異的反響。

「我們走吧，喬治。」玉波麗特請求着說。

中心不寧，面容慘淡的她，把她底愛人底手臂拉着，那時他正靠在接近人羣的短牆邊，悵悵在那可怕的情景裏。

他們幽幽地從那悲劇的地點離開。這自殺事件底緊痛思想，盤據了他們的心田，那一種悲哀的神色，在他們底臉上浮現起來了。

「死了的人真快活！」喬治終於這樣說。「他們再也沒有什麼煩惱了。」

「這倒是真的，」他底同伴說。

從他們雙方說話中發出的那種疲乏的音調，似乎顯示着滿懷無限懊惱。

她低下頭去，用那帶着悔恨的淒苦情調更說道：「可憐的愛呀！」

「什麼愛呀？」喬治問，心裏早已有些耐不住了。

「我們底，」

「你覺得牠在漸漸地冷淡下去嗎？」

「在我這一方面，是不會的。」玉玻麗特很慎重地說。

「可是，你想着在我這一方面的愛嗎？」喬治追問着。

一種難以遏止的氣憤，使他底話也變得鋒芒畢露了。他盯住了她，重複地說：「可是，你想着在我這一方面的愛嗎？是不

是？」

她仍舊沉默着，她底頭更向下低垂了。

「你不願回答嗎？你知道你在撒謊啊？」

這兒稍微停頓了一下，雙方都覺得有一種想要洞悉對方心理的說不出來的願望。於是他就接着說道：

「這就形成了愛底痛苦底根源，你或者還沒有覺得，可是自從你回來之後，我就在時時刻刻地觀察你，每天我都在你

身上發見一種新的預兆。」

「什麼預兆？」

「一種不祥的預兆啊，玉玻麗特。」於是，在心靈的痛苦底爆裂裏，他叫道：「哦，人在愛底過程中，卻又不能把他那傲」

的觀察失去，那是何等地可怕呀！」

她搖了搖頭，現出一種憤怒的模樣，她底面孔也就板了起來。仇視的心情，和以前的許多次數一樣，又在這兩個情人的中間生起。每人都覺得被對方的無理猜忌刺傷了，於是在暗地裏，就對那節制住了的憤怒背叛着，有時突破了節制，就發出野蠻的，不能挽回的言語，嚴重的歸罪和荒謬的斥責。一種難以形容的忿怒控制了他們，使他們自己備受磨折，使他們底心分裂而且哀苦。

玉玻璃特於是變得陰鬱而沉默的樣子。只是愁眉雙鎖，兩唇緊閉。喬治帶着含怒的微笑向她看。

「是啊，這就是牠怎樣地要開始了，」他又說，仍然帶着他那辛辣的微笑，他用銳利的目光凝視着她，「你在你底靈魂深處，發見了一種煩擾，一種你不能控制的漠然的焦急。你一靠近了我，你就在自己底內心裏感覺得一種天然發生的厭惡我的痛苦——你不能戰勝的痛苦。於是你就一言不發了，你對我所說的話，理當準備着一份很大的力量來考慮的啊，但你都誤解了我所講的一切，或者，你不知不覺地，要頑固地和我爭辯，即使是關於一件極細微的事。」

她並不阻撓他底說話，連想要阻撓的表示一點也沒有。她那種冷淡的神情把他激怒得依然不斷地責備她，刺戟她，但是使着他一個人的脾氣，並且也靠了那由教養所形成的冷淡的觀察使他用了一種更深刻，更有文學意味的語氣來困惱他的同伴。他受了那分析家們的工作的影響，所以總是慣用一種顯著而精營的方法來表白自己，但是，在他單單一個人說話的當兒，他用來顯示他內心底要求底語法，常常還要來得誇張些，而他在談話中所用的語句，也每每和他從觀察得來的心理的實際不符。同時，在言語裏，由於神經過敏所生的成見，也往往隱蔽了他真誠的情緒，結果他雖然口裏叫着說，他已經發現了人家底祕密的動機，而實際上卻是一種誤解。因為他腦子裏給一堆來自個人經驗的或書本上的心理觀察，所煩累了，所以不論關於他自己或別人的一切事物，都在他底眼前表顯得紛紜撩亂起來。

他繼續着說：

「你要弄清楚，我並不是責備你。我知道，這並不是你底過失。人人內心裏所用以戀愛的熱情，是有限的，那有限的部份，到了一定的期間，會得耗完的，也沒有一種力量，能够制止這熱情的逐漸地消滅的。現在，你愛我已經很久了，

——差不多兩年了。四月二號，是我們愛情的第二週年，也快到了你已經想起過嗎？」

她點了點頭。他又接着說，像是在對自己講着話似的，「兩年！」

他們走到一張長椅子上坐下。玉波麗特很疲乏地嘆了一口氣，如同給一種衰弱的情懷餵了坐下去一樣。一個主教底黑色軍車，從下面的路上走過，車輪輒在那些由不平的圓石所鑲成的街道邊上，沙沙地作響。幽香悠悠的角聲從福蘭明林路傳來，接着，幽寂又籠罩了周圍的林子。一陣微雨從天上落下來了。

「我們的二週紀念日一定是淒涼的，」他一直向下說，絲毫也沒有憐惜他底憂鬱着的伴侶。「但是，我們總得依舊地紀念他。我有一種愛吃苦果的心情呢。」

玉波麗特底憂鬱顯現在她底淒涼的微笑裏，她又用了一種意外的溫柔的語氣說：「你為什麼儘管講出這麼多的忍心話呢？」

她好久推尋地面他底眼睛望着。第二次又來襲擊了他們的，是一種要察看彼此底心胸的，難以表白的慾望。她十分了解她底愛人所身受着的疾苦，她十分明白他底暴戾的根源。爲了要引他說話，叫他能够減輕心頭上的重負，她於是說：

「什麼事叫你難過啊？」

她這樣溫柔的在他以爲不會有的語氣，就將他送入了煩亂的境界裏去。在這樣的語氣中，他知道她了解而且憐恤他了；他就在他內心裏激起了一股淵深的自恤心情，他底全身爲一種極強烈的情緒所擾亂了。

「什麼事叫你難過啊？」玉波麗特重說着，撫摸着他底手，似乎要拿肉體的撫摸以增加她底溫柔的力量一樣。

「什麼事使我難過啊？」他模仿地回答。「爲了愛！」

爭執已消逝了。在這樣表示他底不治的弱點時，他憐惜他自己底病症。那震怒他底內心的空洞的仇恨，好像也消失了。所以他認清楚他對於這婦人任性而動的不公平了，因爲他明白了命定底至高的程序了。沒有，並沒有什麼人把他陷入不幸的境地。那是從他人生底本質裏演變出來的。他不應該責備他所愛的女人，應該責備愛底本身。那愛，那他如此特別熱烈地，將整個身體振作起來去渴求的愛，他這就是人類一切苦惱中最大的苦惱。也許直到死底辰光，他要沉溺在這最大的不

幸中間吧。

當他回復到沈默和凝想的時節，玉波麗特面

『那末，喬治，是不是你以為我不在愛你嗎？』

『我相信現在你愛我了，』他回答，『但是，你不能够給我證明，在或者一月之後，或者一年之後，你仍然和現在一樣地情願做我底人嗎？你能够對我說，就是今天，甚至於在這一剎那，你是全部爲我所有的嗎？你爲我所有的究竟有多少呢？』

『一切』玉波麗特唧噥地說。

『沒有，』他說，『沒有，差不多絲毫都沒有。我一點兒也沒有得到我所想要得到的。我完全不懂得你和別的人一樣，在你底心靈中隱藏着一個我所不能看透的，就是極濃厚的熱情也不能讓我接近的世界。對於你底靈感，你底情緒，和你的思想，我所知道的只是觀小的一部份。語言講得無上的好，也只是一個不完美的符號。各人底靈魂是不能相通的。你不能把你底靈魂給我。就是在我們最歡樂的時節，我們仍然是兩個人——分離的，不相知的心裏仍然是孤單的。我吻着你底額角，可是在你底額角下面，或者存着一種和我毫無關係的念頭。我同你說着話，我底話也許會喚醒了你，叫你把舊事憶起，但可以是無關於我底愛的。一個男子在你跟前走過，對你看了一看，這一點輕微的事實，就在你底心靈裏激起了感情的微波，但這是我所不能看得出的。即使你正在對我表示着最親愛的當兒，在你的腦子裏，究竟有什麼回憶在閃過呢？我也不能知道的。啊，我對於你以往底生活，是這樣地畏懼呀！我現在在你身邊，我覺得很快樂，一種有時當你和我在在一起的時侯所發生的快樂。我撫愛你，我給你講話，我傾聽你，我幾乎完全忘記了我自己。忽然地，在一眨眼間，一種思想又使我底心冷得發戰了。如果沒有覺得這一點的話，那我就在你底記憶裏已經激起了一種以前感覺着的幻影，以前底悲哀的遺憾了？我真不能表白我底痛苦。這種熱情引到那個我不了解的，在你我雙方交流着的幻想去，但一剎那間，都完全消逝了。你逃避我，你偷走了我，你變爲難以親近的了。而我就孤零零地留在那可怕的寂靜裏。十個，二十個月的情誼，幾乎和空虛一樣。在我看來，你依然是同在未開始愛我之前的一個路人。於是我——我就中止對你的撫愛，不再講話，退回到自己底內心裏，不作一切浮面的誓約。我生怕那細微的波動會從你底心深處，引起了你底不能說的生活裏所沉澱下去的暗昧的殘渣。於是一

種充滿着痛苦的長久的寧寂包圍着我們，在那裏面，我們底心力就不幸地和無益地在消磨了。我問你「你在思想着什麼？」你就回答說，「你在思想着什麼？」我不了解你底心意，你也不了解我底。每一分鐘裏，在我們中間底距離，就格外遠了點，直到最後，便形成了那極廣闊的深淵。」

「但是，」玉波麗特反駁說，「我並沒有體驗到這樣的感想。我把自己給你，比往日要多了些的。我想我對你底愛是要來得熱烈些的。」

這種佔強的斷言，又把那神經病者刺傷了。

「你太會想了，」她繼續着說，「你對於你底思想太看重了。或者我本人沒有你底理想，吸引不住你的愛，因為你底思想是日新月異的，而我現在是沒有什麼新的東西能夠獻給你。在我們戀愛開始的時節，你是沒有這麼會想的，並且多是真的流露。那時你還沒有在人生中養成一種好吃苦果的皮肉，你到是很濫於親吻而不很講話的。如果像你所說的，語言是一個不完善的符記，那末最好不要濫用牠。可是，你竟濫用牠，並可差不多常常用一種殘酷的態度。」

於是，片刻的沈默之後，由於他說了的幾件事體便很快地接着說了，因為她已遏止東住那要表白自己底心理的動機了：

「只有死屍才是好剖解的。」

可是她剛剛說出口這句話來，忽兒就後悔了。她底說話終於使她自己覺得是很粗俗，絲毫也不溫柔，並且很急烈的。她深悔不該失掉了剛才曾經熱烈地感動了她底愛人的那種溫柔的和馴良的情調。她決心要做他底一個體貼入微的看護婦，可是現在又失敗一次了。

「你看，」她懊惱地說，「這是你呀，把我弄糟了。」

他發出了一個悽慘的微笑報復她。兩方面都很明白，在這次口角裏，他們底愛情，只是稍受害傷罷了。

主教底車子，又從那兒經過，那兩匹黑色的，長尾巴的馬，正在奔跑。從黃昏底霞雲所形成的一刻比一刻更顯得青黑的天色裏，那些樹木就現出鬼怪的模樣。鉛色的雲，籠罩了瀝拉汀和菩提坑底高峯。一道硫磺般黃銅般直的光芒，輕輕地投